

裸
体

Nudità

Giorgio Agamben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黄晓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裸 体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黄晓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115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裸体 / (意) 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著; 黄晓武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3

(雅努斯思想文库)

ISBN 978-7-301-27237-4

I . ①裸… II . ①吉… ②黄… III .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4584 号

Nudità by Giorgio Agamben

Nudità © 2009 notttempo srl

本书简体中文翻译版由 notttempo srl 出版公司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	裸体 LUO TI
著作责任者	[意]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著 黄晓武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237-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26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印刷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99 千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丛书策划与资助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编

汪民安

译者 序言

悬置与去功用化： 阿甘本的分析策略及其来源

在阿甘本的思想发展中，福柯和本雅明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对权力及权力机制设定的各种边界的思考就是福柯式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在阿甘本的分析中，这些权力和权力机制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我们常见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也包括历史上的神学权力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权力机制。权力的重要作用就是设定边界，因此考察边界问题就成为我们反思权力机制的一个切入口。边界总是表现为各种对立，比如创造与救赎的对

立、裸体与穿衣的对立，阿甘本认为，一种真正严肃的研究必须首先考古学式地回到这些对立的源头中去，掌握构建这些对立的机制，从而摧毁这些对立，“它的目标不是要找到先于对立的原初状态，而是掌握产生这一对立的机制，并使其失效”¹。

一、边界及其机制

在考察边界和各种对立机制时，考古学式地回到这些对立的源头中去，这是阿甘本最常用的分析策略，这使他和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看上去似乎很相似，都有大量的对古典哲学和宗教文本非常繁琐的词源学的阐释，都追溯到宗教和哲学的源头，比如把创造与救赎的对立追溯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最初文本中上帝的两种工作；把卡夫卡小说《审判》（《诉

1 阿甘本：《裸体》，参见本书第120页。

讼》)和《城堡》中的主人公K的名字追溯至拉丁文诬陷者(Kaluminator)和古罗马的地理边界纵坐标线kador,探讨罗马诉讼的法律术语的历史演变;把人格(persona)追溯至古代贵族家庭中存放在正厅中的祖先的蜡质面具等。阿甘本认为,当代问题如果不追溯到古代源头,是无法彻底理解的,因为“开启现代之门的钥匙隐藏在远古和史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当下的切入点必然采取考古学的形式;然而这种考古学并不是要回归到历史的过去,而是要根据当前的问题寻找过去的历史源头,“返回到我们在当下绝对无法亲身经历的那部分过去”¹。这也是他所说的“同时代人”必须具备的精神气质,“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

1 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参见本书第33页。

出的回应的某种紧迫性”¹。在阿甘本看来，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对过去的历史研究不过是他对当下的理论探究投下的影子”，也是本雅明所说的，过去的意向“只有在其历史的确定时刻才是可以理解的”。²因此，在相似的外表下，阿甘本和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旨趣是不同的，虽然对古代的分析都指向当代，但在新古典主义看到古代理想范式的地方，阿甘本看到的却是深渊和“折断的脊骨”，是当代问题的源头和转折点。

阿甘本通过边界问题对卡夫卡的小说《城堡》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他认为小说主人公K所做的就是重新勘定边界的工作。他把K和古罗马的土地测量传统联系了起来。古罗马的边界具有神圣的性质，它来源于对应的天体运行位置，土地测量员的工作在古罗马之所以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边界的测定。因此，K的

1 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参见本书第35页。

2 同上。

职业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像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没有人请他来干这个活，正如村长告诉他的，村子里根本没有要他干的活，因此，他的工作是自己给自己指派的，在阿甘本看来，这一职业选择既是一种开战宣言，也是一种策略，因为它使原有的边界成了问题，“K后来全身心关注的，并不是花园与村子的房屋之间的边界问题。相反，由于村子里的生活实际上完全是由村子与城堡之间的边界决定的，这些边界同时又使村子和城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土地测量员的到来首先使这些边界成了问题”¹。

在写作《城堡》的同时，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也记下了他对边界问题的一些思考，这是以对精神世界的反思为起点的，经历的一次精神崩溃使卡夫卡开始反思精神世界的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边界问题，内心所

1 阿甘本：《K》，参见本书第67页。

产生的狂野被描述为追逐，其中“自我观察不让任何表象停歇，不停地追逐它们，使它们成为新的自我观察的表象”¹。阿甘本认为，在这里，追逐的形象让位于对边界问题的反思，也就是反思人类与人类之上的、超越人类的事物之间的边界问题。这也就是卡夫卡所说的，追逐“只是一种表象”，可以说是“对最后的人类边界的一种攻击”，而所有这些文字，“都是对边界的攻击”²。阿甘本认为，在《城堡》中，“对于最后边界的攻击”正是这样一种攻击，“它针对的是把城堡（上层）与村子（下层）分隔开来的那些界限”³。

对边界的攻击的真正目标并不是上帝或最高权力，这就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城堡主人伯爵老爷从来都没有被真正讨论过，斗争的目标只是天使、信使和作

1 阿甘本：《K》，参见本书第64页。

2 参见本书第65页。

3 参见本书第67—68页。

为其代表的各级官僚，因此，这里关键的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冲突，而是在神的问题上与人类的谎言之间的残酷斗争。阿甘本认为，这就像“在法的大门口”这个寓言故事所表现的，重要的并不是对法的研究，而是“对守门人的长期研究”，在法的大门口的乡下人，正是由于持续地坚持这一研究，才能在诉讼之外终其一生，而不像约瑟夫·K一样被卷进诉讼致死。因此，真正的欺骗恰恰是守门人的存在，也就是从最低级别的办事人员、检察官直到最高法官的存在，他们的目标就是诱使他人进行自我诬陷，从而进入法的大门，而这一大门只通向诉讼。因此，阿甘本认为，土地测量员想清除或推翻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建立起来的界线、区分和障碍”¹。

边界或界线的设定是为了区分事物，但边界的设

1 阿甘本：《K》，参见本书第68页。

定并不能阻断事物之间的隐秘联系，并且这一联系会以各种伪装继续发挥作用，就像先知虽然早就从西方历史中消失了，但他在各种伪装下继续从事这一工作。阿甘本追溯了先知这一形象在西方历史中的演变，指出与先知这一形象联系在一起，正是创造和救赎之间的对立，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这种对立都统一于真主或上帝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或实践，阿甘本认为，不管这两种工作的起源是什么，创造和救赎确立了神圣行为的两极，同时神圣行为作为人类反思自身问题的场所，也反映了人类行为的两极。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分，而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们既相互区别、相互对立，但又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因此，对于创造和拯救活动来说，“那些行动和生产的人同时必须保有和拯救他们的创造”¹。创造与拯

1 阿甘本：《创造与救赎》，参见本书第7页。

救就其代表了上帝的两种力量而言，仍然以某种方式隐秘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发现的正是事物之间的这一隐秘联系。在阿甘本看来，在人类的每一种生存状况中，真正独特的是这两种工作无声的、不受外界影响的相互交织，“是预言性词汇和创造性词汇极为密切而又断裂的展开过程，是天使的力量（借助它，我们不停地生产并向前看）和先知的力量（作为对创造所带来的进步的不停的再生、消解和阻碍，并用这种方式完成它并拯救它）极为密切而又断裂的展开过程”¹。

并且，创造与救赎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创造在先，救赎在后，阿甘本通过对《古兰经》的分析指出，在伊斯兰教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救赎先于创造，因此，看起来在后的实际上却是在先的。“救赎不是对堕落的造物的一种拯救，而是使创造变得

1 阿甘本：《创造与救赎》，参见本书第7页。

更易理解，它赋予创造以意义。因此，在伊斯兰教中，先知之光被认为是所有存在中的第一道光……救赎作为对修复的一种迫切要求而出现，而在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上，它先于任何恶行而出现，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好地表达了救赎之于创造的优先性。”¹ 因此，阿甘本认为，实际上拯救先于创造，“行动和生产的唯一合法性似乎来源于这样一种能力，即拯救已经做的和生产的一切”²。在创造与救赎的关系中，和它们之间既分割对立又密切联系这一关系同样重要的，是二者之间的先后顺序，这也就是阿甘本所说的，“同样独特的，就是把这两种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那一时间，以及创造先于救赎但在现实中后于救赎，正如救赎后于创造但在现实中先于创造的那一节奏”³。

1 阿甘本：《创造与救赎》，参见本书第5页。

2 参见本书第7页。

3 同上。

二、悬置、去功用化与停歇

如何清除或推翻边界所设立的对立机制呢？仅仅考古式地追溯对立机制，并逆转对立双方的位置是不够的，就像阿甘本在评论当代诗歌和哲学之间的对立时所论述的，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对立在今天取代了创造与救赎之间的对立，经由宗教传统的世俗化过程，这些领域逐渐失去了对之前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关系的全部记忆。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在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近于精神分裂般的特征。今天，这两种被割裂为不同主体的神圣行为迫切需要一个交汇点，迫切需要一道跨越冷漠的门槛，从而找回它们之间失去的统一性。它们通过互换角色实现了这一点，但这其实仍然是分裂的。“因为，批评家成了‘监护人’，为了模仿艺术家已经放弃的创造工作，不经意地取代了艺术家的地位，而已经没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则以极大的热情献身于拯救工作，尽管不再有任何东

西需要拯救。在以上两种情况中，创造和救赎都不再触及它们之间割舍不断、爱恨交织的印记。”¹

在探讨复活之后的荣耀的身体的问题时，阿甘本从另外一个方面触及了这一问题。荣耀的身体的问题，也就是在天国中得到复活的身体的本质和特征问题，在宗教神学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阿甘本以荣耀的身体为范式，探讨了人类身体的形象和可能的使用方式问题。荣耀的身体遭遇的最大挑战是生殖和抚育问题，因为在宗教传统中，复活的身体不再具有这些实际的功能，那么如何解释荣耀的身体还具有和这些功能相关的器官呢？在神学的阐释传统中，这些器官不可能是无用的、多余的，因为在完美人性的状态中，没有什么多余的。阿奎那的策略是，使器官与其特定的生理功能区分开来，从而处于某种悬置状态，而悬置

1 阿甘本：《创造与救赎》，参见本书第12页。

的器官因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功能，展示的功能，它展现了本身的善，也就是说，虽然每个器官有其生理功能，但生理功能没有实现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用处了，它展示了原本具有的生理功能。阿甘本认为，正是在这里，身体的其他使用方式第一次得到了阐述，并因此提出了他关于去功用化 (*inoperosità*)¹ 的理论。“就像在广告和色情图片中，商业或身体的拟像只具有展示性而毫无实际用处，它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施展了其诱惑力，因此，复活中被闲置的性器官将展现生育的潜能或善。荣耀的身体是明示的身体，它只具有展示性功能，而不具有实际功能。在这一意义上，荣耀是与无用性 (*inoperosità*) 紧密联系在一起。”²

基于荣耀的身体的这一悬置的、无功用性的器官，

1 阿甘本在本书的各章中频繁地使用了 *inoperosità* 一词，因为行文和语境的不同，我们分别译为去功用化、无功用性、无用、停歇和安歇，它都意指某物不再使用，某些行为不再发生，这和他所说的另一个词汇——悬置是对应的。在类似语境中，他还交替使用另一个词汇 *neutralizzare*，消解，中和，指对原有各种权力机制包括神学机制的消解。

2 阿甘本：《荣耀的身体》，参见本书第 175 页。